

蛮婚

杨道金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长篇小说

蛮 婚

杨道金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蛮婚/杨道金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2

ISBN 7-5059-2926-7

I. 蛮婚 II. 杨道金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1669 号

书 名	蛮婚
作 者	杨道金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高本政
责任校对	文音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12 千字
印 张	14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2926-7/I·2198
定 价	1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作者简介

杨道金 男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人民日报》、《大地》月刊社编辑，记者。著有《女儿苦》、《玫瑰泪》、《情怨》、《戎戈》、《阑珊》、《性殇》、《横霸天下》、《黄河魂》等八部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文学。另发表中篇小说、报告文学多篇。

社会丑闻的曝光

男女畸形的心态展示

进步与落后的“持久战”

爱情婚姻世界伤感而扭曲的“激战”

内容提要

一对相亲相爱的男女青年，在洞房花烛之夜结下百年之好。然而新婚之夜后，婆婆交给新娘的白手帕上不见“处女血”，婆婆翘首企盼的“贞洁”飞到哪里去了？

风流倜傥的男主人公一贯以正人君子的面孔苛求妻子忠贞不渝，迈出家门却寻花问柳，吃喝嫖赌。一个黑茫茫的夜里，男主人公离开情人的身边，回到家看见昏暗的灯光下，妻子正与陌生的男人交臂拥抱在一起。恼羞成怒的他以“偷男养汉”之罪名炒了她的“鱿鱼”。由此引发出一系列婚床“倒塌的悲哀场面”。

传统观念认为：贞洁是检验女性的道德标准。一个好色之徒苛求女人必须守洁，但是，检验男人贞操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在严酷的现实与封建残余的殊死较量中，《蛮婚》以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为你解开一串又一串的谜……。

社会丑闻的曝光，男女畸形的心态展示，进步与落后的“持久战”，爱情婚姻世界伤感而扭曲的“激战”，并非都是无言的结局。

目 录

1/第一章	225/第二十一章
20/第二章	238/第二十二章
32/第三章	260/第二十三章
40/第四章	271/第二十四章
50/第五章	279/第二十五章
58/第六章	292/第二十六章
67/第七章	301/第二十七章
81/第八章	311/第二十八章
92/第九章	326/第二十九章
101/第十章	337/第三十章
111/第十一章	346/第三十一章
120/第十二章	359/第三十二章
130/第十三章	371/第三十三章
139/第十四章	385/第三十四章
150/第十五章	394/第三十五章
163/第十六章	403/第三十六章
173/第十七章	415/第三十七章
183/第十八章	423/第三十八章
197/第十九章	431/第三十九章
209/第二十章	439/第四十章

第一章

在现代世界里，爱情却有着一个比宗教更危险的敌人，这就是事业和经济成功的事实。人们不应该让爱情去妨碍他们的事业，为了爱情而完全牺牲事业是愚蠢的，虽然有时也属于一种悲壮之举；但为了事业而完全牺牲爱情也同样是愚蠢的，难以称上什么壮举。

黑漆漆的夜色把错落有致的村镇裹得严严实实，失去喧哗声的大地静得让人怵然，路上没有行人，只有湍急的河水在悄然奔流着。夜的春风越过田野，夹杂着沁人的芬芳，轻轻地在村镇里激荡，是那么温馨地把人们送入甜蜜的梦乡。

茫茫的黑夜里，那并不太显眼的房子里有几道脆弱的光亮在黑暗里闪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吝啬的灯光下有两个人影撕撕扯扯，好像要发生什么极不愉快的事一般。

“刚才我已对你说过多少遍了，咱俩一天不结婚，就不能发生那种性关系。”这是一个姑娘的说话声，她出于本能的反应，拒绝对方向她提出过分的要求。

“你太固执了，咱俩迟早都是这一回事，你别再拒绝我了。你的拒绝对我是一种无情的折磨。”那个小伙子两手紧紧抓住

变 婚

她不放，似乎达不到目的决不罢休。

“你放开我，别再跟我纠缠了，说千道万，你死了这条心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她的态度越来越坚决，以强烈的理智保护着自己贞洁的大堤。

“你的思想太僵化、陈旧，一点情理也不懂，你的观点太保守、落后……今夜，无论如何我要改变你……”他两手紧抓住她说着就对她采取暴力。

“你不能这样对待我，咱俩的关系非同一般，我是你的未婚妻。这样做太伤感情了……”

“那你叫我怎么做，要我妥协不可能，是你自觉自愿地把衣服脱光，还是要我动手？”

“你总得讲点道理嘛，过些天，我俩结婚登记后再说吧！”她睁大两只乞求的眼睛望着对方，以求对方能够原谅自己，打消偷吃禁果的念头。

“摘花莫待花枝老，吃果不吃蒂落的果。今夜只想与你同床做爱。真的，这是我多年的愿望，难道你就不替我好好想一想吗？要是过失，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他本来已开始对她采取强硬行动的，可想到这样做似乎缺乏人情味儿，暴露了自己粗俗而又丑陋的面目，再说强扭的瓜不甜。于是他停止粗鲁的行动，又做出一副可怜巴叽的面孔对她说。

她欲哭无声地望着对方。她心里明白用强硬的方法与他对抗只能激发他兽性的暴发，人发疯比野兽更可怕，到那时受害的将是自己，拖延时间，后果又是怎么样呢？”她左思右想认为对他只能智斗，不能硬碰，以免惹火烧身。

“我想上厕所。”

“别跟我要花招了。”

“真的，骗你是小狗。”

“要我拿什么相信你。是把衣服脱光，还是先脱掉一半。”

“你太下流了。”

“跟你开个玩笑嘛！何必太认真。”

“那你放开我。”

“你想跑掉。”

“你总不能把我像鸟一样的关在笼子里吧。”

两人经过一番较量，最后还是她由被动变为主动，她以金蝉脱壳之计脱身，利用上厕所这个恰当而又合理的理由。

他慢慢放开她之后，两眼望着她欲说几句什么话，可他又没有说，仿佛待她上厕所回来后，再对她说也不迟。谁知她一去不回返，这时心急如火的他冲出门外，大声呼喊道：

“爱爱，你哪里去？……”

没有人回答。

“你躲在什么地方了。”

仍旧无人回答。

“你回来，不能不辞而别，回来，我需要你……”

在这个充满恐惧的天地里，除了他的身影和声音什么也没有……。

当他从睡梦里醒来时，原来是一场梦。

天色灰蒙蒙的，云烟滚滚，上下翻腾，一群群奔命的鸟儿杂乱纷飞，南下的狂风席卷而来，纷乱的鸟儿刷拉拉地坠落在密密的树林子里，树梢的浪尖上好像下起了冰雹。逶迤的平原上，一辆黑色的“雅马哈”风驰电掣的穿过蛋黄色的菜籽地，碧波荡漾的麦地，驰骋在曲曲弯弯的大道上。大路两旁一排排

变 婚

杨柳吐露出娇嫩的叶片儿，树枝上小巧玲珑的灰麻雀，灰色的鸽子、喜鹊叽叽喳喳，吹拉弹唱宛如百鸟朝凤的大合唱给万紫千红的季节增添了音乐色彩及优美的旋律。昨天，碧空的早晨，绿茸茸的野草披挂着亮晶晶的露珠映照出千万个太阳的光辉。骑手戴着副耀眼的太阳镜好不威风，洋洋洒洒。路面凸凸凹凹高低不平，鹅卵石，鸭蛋石，乃至更多的蛇蛋石都被旋转的轮子辗得哗哗直响，黑色的摩托车巅巅筛筛，摇摇晃晃像个酩酊大醉的汉子跌撞到芋头地里。

前面，一位年轻的姑娘，身穿碧绿色的春装，骑着永久牌轻便自行车一个劲儿地朝前驶去，丰韵的身背惹得人眯眯瞪瞪的。他心里迸射出一股强烈的欲火，两只乜斜的圆眼格外活跃，好像下山的一只饿狼扑捉着什么猎物，古言道：“胸中不正，则眸子目焉”。她富有诗意的背影，更使他望眼欲穿。“莫非仙女又下凡来了吧！”他痒舒舒的心里抛出个雅兴的大问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突突”，他两手紧握住车柄，暗暗加大油门，欲炸的排气管喷放出一串串翻滚的尘烟，路面坎儿多了，雅马哈摇摇晃晃地显得十分吃力，可他艰难地摇摇摆摆朝姑娘追去。少刻，雅马哈的速度慢慢减了，屁股的烟雾淡了，在一阵喘气之下缓缓滑向姑娘身边。“卟嗒”自行车链条脱节，像条死蛇掉落在地面上，人和车摇摇欲坠地向潺潺流水的沟边倒去……

“师傅同志，请帮帮忙吧。”她果断地跳下车，乌浓的眉毛下一双明亮的大圆眼扑闪着焦急的光芒，宽塌的鼻子，蛋圆的脸盘上斑斑点点，好似贴着层梨皮。她流露几分恳求的神色，嗫嚅厚厚的嘴唇道：

“哼，什么事呀，我没有找你赔油钱就算便宜啦，你得寸

进尺地反找我的麻烦来了，得了吧。”他刹住车，两腿极自若地夹住车架，偏斜着嗡嗡叫的头，两手慢慢地取掉太阳镜，方长的脸上表露出几丝轻视的神色，耸了耸肩，摇了摇抽搐的身子，冲着她阴阳怪气地说。

“你这人出口怪伤人心的，叫人简直接受不了，神仙也有低头的时候，谁敢保险自己在外边百事不求人，我还未来得及烧上一柱香，你倒翘起了狗尾巴。今天就算我求你了，帮不帮忙倒算不了什么，话可不能说的不体面。你的话呀比狗叫几声还难听的，去你的快走吧。”她斑斑点点的脸面一下子涨红了，显得五彩缤纷，喘了一口气地说。

“今日我起了个早床撞了鬼啦，你求人也得先撒泡尿照一照自己，是否找错了对象。甬说了吧，药吃反了伤身，话说过多砸脸面，现在就算我和你倒霉，拜拜。”“突突”，雅马哈扔下一串浓浓的尘烟，轻飘飘地把气怒的姑娘甩得远远的。

大约两三百米处有个明显的三岔路口：整天有无数车辆交错往返，络绎不绝，东南那一条路通向热闹的集镇；西北那一条路通向鸦雀无声的乡里；东西两条小支路分别通向幽深的村子里。看起来还有一个十字路口。西边村子里，一群群男男女女欢歌笑语骑着自行车轻飘飘绕过人慌马乱的三岔路口，稀稀拉拉驶向锣鼓喧天的集镇。只有一个上穿蛋黄色衣服的“姑娘”骑乘“飞鸽牌”载重自行车不愿寂寞独自向三岔路口驶来。

大路上南来北往满载货物的大卡车争先恐后地抢行着道儿，响起一阵阵震耳欲聋的鸣号声。

“对面梨树园，只见花枝多，侧面来了一个漂亮姑娘，我的妹呀，不知为的哪一个。”雅马哈的骑手跃上平坦的路面，

蛮 婚

满面春风，喜上眉梢，心里飞扬出欢乐的歌声。

坑坑洼洼的小路两旁是广阔的禾苗地。绿油油的麦苗衬托着那姑娘蛋黄色的上衣格外耀眼、迷人，春风徐徐吹来，麦面上碧波粼粼，宛如绿色的海洋，她像汪洋里的一条小帆船随风飘荡。姑娘姑娘我爱你，你慢些走来，慢些游。他两只扑闪的大圆眼滴溜溜地在那“姑娘”模糊的影子上打转儿。前方突然来了几辆大卡车挡住了他的视线，他心慌意乱地绕过道，“突突”加大油门，欲速而不达，没长眼的车轮碰撞到一块大丘石上，“突……”黑色的雅马哈翻倒了，雅马哈与人分离开，骑手被甩到小坑里，脸面尘灰，左手划破血乎乎的口子，差点儿没叫出嗷嗷声，“勇敢点，坚强些……”他心想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岂能让“黄毛丫头”笑话。几个路过的行人望着他哈哈大笑，发不出笑声用鼻子吹出股风：好家伙也有今天的。真他娘的不吉利，骑手落地感到极为窝囊，绷住筋骨，咬紧牙，撑起身子，一声不吭，尽可能地表现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气度。

令人心烦的嘲笑声还未消失，身穿蛋黄色的姑娘叮叮当地摇着铁铃来到三岔路口，是那么开心地喝了几声倒彩，急拐过弯，要不是她灵活地急扭过笼头，准与雅马哈撞个满怀。近在咫尺，机会难得。落地的骑手顿感这下子以饱眼福的浪潮冲着自己涌来，慌忙捡起沾满尘灰的太阳镜，向姑娘投去自信满怀的目光。

在树枝上欢快弹跳的鸟儿叽叽喳喳发出热嘲冷讽的笑声。

“哥有心来，妹有意哟！”这姑娘回过头，急跳下车。“哦，原来是刘师傅呀，我真没想到，轱辘转的家伙也有发懒的时候。”这姑娘俏皮地闹了闹车铃，极放荡地坐在车架上。路过的行人里，很多人都那么陌生地感到与己无关，高高挂起离她

走了。不过有几个面熟的人跳下车赐上几句含刺的话儿，便骑上车说说笑笑走了。

“……”骑手站起身，惊愕不已，愣睁两只奇怪的眼睛左看了看，右瞧了瞧，面前这位身穿奇装异服的姑娘——男扮女装的男子汉。你明明是个小伙子，大姑娘似地打扮在社会上捣什么鬼？刘师傅眉宇间悬挂着一条悬针纹，极其异常烦恼地说：“李智，是你这个鬼家伙，唉，倘若我俩不是三天五天就要见面的熟人，叫人真看不出你曾在热火潮天的水利工地上扳过大锤，驾过满载石头的板车，忘了别人都怎么传颂你精彩的故事吗？麦收时节，你拉着满载麦子的板车翻到水沟里了，小队长吹胡子瞪眼睛训你，你却说这不是我的问题，是风吹翻的。如今时代变了，你不拉板车了，骑上自行车收废品了，怎么今天你没有带上废品篓子？”刘师傅把挖苦的意思也往话里带了。

“刘师傅，那都是过去的光荣历史啦，看今天，我可要奉劝你，往后骑着这玩艺可要集中思想，心分岔了，出了车祸，要不我会把雅马哈收进废品公司的。”他俩好像两只敌对的大公鸡，见面就叮叮唧唧的没完。

“李兄，我感谢你的一番好意，不过岔口太多了，你还是多留点神替自己担心好了。”

“咱这辆车呀，说走就走，说停就停，从不敢跟我找什么麻烦，全由自己摆弄。刘师傅失陪啦，我先走一步，拜拜……”李智故意冲着骑手弄了弄鬼脸儿，转身响起扎耳的口哨声，随着一阵叮当声的消失，那轻飘飘的蛋黄色的身影已无影无踪了。

远方一道金色的光辉消失在绿篱之中。

“狗娘儿的，小心流氓把你这个杂种当少女轮奸啦。”他驰目远方，极为悻悻的掷去一句心烦意乱的咒骂语。

天空怒放出几缕吝啬的阳光，老天爷睁开朦胧的眼睛。他打起精神扬起手扫了扫身上的灰尘，整衣弄领，伸展懒腰做了几节广播体操活动全身筋骨，膝盖上的疼痛向大脑袋发来受伤的信号，“行船跑马三分忧。”他弯下腰卷起裤腿，这儿也有血乎乎的伤口，真没有想到。他两眼眨了眨放射出一丝丝忧怨的光芒。粗浓的眉头皱了皱，口吐沫液朝血口喷了喷，如涂上一层消炎止血的灵药，然后又轻轻把裤筒放回，瘸着腿扶起翻倒的雅马哈，顺手检查着启动和传动部位，看样子雅马哈蒙了一场虚惊。

“突突”雅马哈又欢叫起来了。他惬意地骑上车向前疾驶而去……。

黑色的雅马哈轻飘地掠过三岔路口，进入通往集镇的那条路上。正前方出现了一个身穿蛋黄色衣服的姑娘，头戴“月月红”的太阳帽，正骑着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迎面而来，五十米，三十米，二十米，十五米，相互渐渐靠近。吃过一次亏也该算一个血的教训了，你只不过多了点伪装，别再像他那样不男不女的勾引人了。刘师傅心里的警惕性增强了，不会轻而易举上男扮女装的当了，看见草绳如蛇顿生下戒备心，在相望的距离里他用另外一种目光撩开朦胧的尘烟，方才发现新的情况，对方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哦，……”出其不意，不知所措。他感到异常惊讶，全身的热血在沸腾，突然，雅马哈有点失控，朝凤凰牌自行车直冲而去。车上摇摇晃晃的姑娘吓坏了，她六神无主，白皙的脸蛋一下子通红，车笼头左右乱摇乱摆，躲躲闪闪。

“吱……”他那手紧捏住闸柄。

“……”姑娘目瞪口呆欲说不能，那热气腾腾的汗水浸湿了内衣，额头上冒出豆粒大的汗珠，惊魂未定。

“没有事吧！”

“吓死人啦。”

“胡爱爱，原来是你呀，真是大水冲倒龙王庙了，都怪我少长了个心眼，让你虚惊了。”他的两腿夹住车架，取掉太阳镜，露出两只大圆眼，望她笑了笑。

“刘哥，咱俩好长时间没有会面了，没想到你倒变得如此性烈起来。刚才你可把我吓住啦，到现在心跳每分钟至少几百次。不信你摸一摸我的胸口。”胡爱爱捏了一把冷汗，终于松了一口气，用含有几分责备的口吻冲着对方说。

“爱爱妹，你拿我当啥样人儿相看啦，做哥哥的爱护妹妹是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刚才是我走了点神儿，实在不该让你受惊，要若有什么法子赔偿你的损失，我一定不惜一切代价去做。”刘志才架好摩托车，两手很不自在地摆弄着太阳镜，凑上前来极为殷情地说。

“如今的人变化真快，一天一个样，今天穷明天富，真是见风就变，你鸟枪换大炮变得阔气多了，令人眼不敢正看，有口难叫你的尊姓大名，要不然我也不会吓成这样了。这下子我倒心宽啦。”胡爱爱恢复了神色，手握住车笼头，扭动丰腴的腰肢，娇嫩的脸蛋上含着几丝笑意，两只滴圆的小杏眼像两颗夜明珠闪烁着迷人的光彩。

“我俩好久没有见面，想必相互心里一定有许多话要说。是呀，心里有话不吐出来憋得难受，还是说出来的痛快，你能过来坐一坐吗？”他钻入绿荫蔽日的树枝下，在干净的草地上

蜜 婚

垫上两张雪白的纸，郑重其事地邀请道。

“……”她拘泥地扯了扯“月月红”的帽沿，靠住车架站在那里，默默相视。好像心里贮存着某种神秘的心事，又感到难以启齿。

“你已是入城关籍的人了，城里人应跟乡里人不一样，可没想到身上的土气还未完全脱净，你呀既跟不上时代又太有点守旧啦。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洋也应有个新模样。你老像个打不开世面的黄毛丫头，真不知你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充点新的气息。”他坐下去，站起身，一连重复好几遍。

“……”她仍如拴牛桩靠在车旁，默不作声，两只水汪汪的大眼前后瞧了瞧，好像在观察什么情况，见一切正常，回过头，她又别扭地扯了扯“月月红”的太阳帽。

路上的行人有增无减，车辆来往更加密集了。要说是男女交谈最宜的是无人之境，胡爱爱内心里有许多话要向对方倾吐，要不碰上别的男人她早就绕圈子走了。她现在等待属于自己的天地到来，以戒令维持自己心里的平静，让他急不可待的心情暴露无遗。她这样做是有意吊一下对方的胃口，行人稀疏了，交错的枝叶下出现了一男一女的身影。

抬头望去，天空乌云密布。黑色的雅马哈同自行车相比较，反映时代微妙的变化，人向往高级而舒适的甜蜜生活，这是人的本性，没有这方面进取心的人微乎其微。胡爱爱打消了所有顾虑来到他身边，他方长的脸上堆满殷情的神色，即可对她热情起来，问这问那表现出十分的关切，在这热情洋溢的气氛里，特别是她甜蜜的笑脸，增添了他大脑的活力，他俩相对地笑了笑，不禁勾起相互对往事的回味。

春暖花开，芬芳洋溢，蝴蝶纷飞，水澈明镜，鸟语花香，